

價值

「心理師，還記得小隆吧，你告訴過我你欣賞這個孩子，不只會唸書，運動天分好，又很懂事。」離開學校近三個月，呂老師仍打電話來和我討論學生的問題，心中有著倍感肯定的飽實。

「我當然記得！」那孩子負責打掃輔導室，做事安靜又有效率。均衡發展的他，不僅功課名列前茅，桌球實力更是一把罩，幾次切磋，我常是他的手下敗將，不過他總是謙虛不張揚。也會在籃球場邊看他打球，小隆不但反應敏捷，防守也十分賣力，更難得的是他不貪功，總以團隊為重。如果我是國中女生，一定迷死他了！

「實在不好意思，他連著幾次小考都作弊，勸了幾回，他也答應要改，但事後卻屢屢再犯，我實在很憂心。」呂老師語調輕緩，內容卻令我吃驚！「笨小孩衝動犯錯，將來大不了違規被抓；像他這麼聰明，外表的保護色又夠，只怕將來會變成智慧型犯罪。」電話那頭的

語氣轉趨沉重，一時間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「什麼情形下發現的？」我想還是得先瞭解整件事的脈絡。

呂老師很用心的把最近三次抓到小隆作弊的過程告訴我，她強調小隆作弊不是因為自己答不出來，因為不論身旁同學的程度好壞，他都會偷瞄他們的答案。他會這樣做，只爲了「檢查」自己的答案和別人有沒有出入？

「這麼優秀的孩子還會對自己沒把握？」「他爲何非得在成績上傑出？」我邊聽邊想，心理師的訓練讓我對小隆這孩子有了更多的疑問。

呂老師還說，約談小隆時他也顯得十分後悔，但事後卻一犯再犯，她只好按校規給小隆記了一個小過，希望能給他一些警惕。

「但不知記這一過對小隆的影響有多大？」呂老師怯生生地問。一向心軟的她，想必是萬般掙扎才下了這個決定。我猜想，這就是呂老師爲何要打電話給我的原因吧！

「有通知家長嗎？」我深怕老師與家長會因爲對小孩管教缺乏共識，造成意料之外的副作用：有些父母往往會因爲老師給學生的小小警惕而對孩子大動肝火，這不僅沒辦法醫好孩子的問題，還可能引發一堆後遺症！

「有啦！媽媽還爆出小隆自幼就有面不改色的演技。這更讓我憂心啊！」

呂老師邊講我邊想起來，小隆有個哥哥，各項表現都十分耀眼，是校園中的風雲人物。

有這麼一對優秀的孩子，很多人都羨慕小隆的媽媽……想到這兒，我職業病發作，忍不住向呂老師分析起來：「小隆從小會有這些表現，原因可能有很多：媽媽的期待、哥哥的標竿、好勝的自我……以致他甘冒作弊被抓的下場，也不願少得幾分。我相信那高分形象所帶給他的快樂，一定遠遠勝過作弊被抓的羞恥。他哪知道老師們的道行深不可測，那些小技倆一下子就被您識破啦。」說到這兒，好不容易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呂老師的笑聲。

「像小隆這類聰明的孩子，在很小的時候，內在的價值系統會比較早成型。他感覺到當個高分的小隆比較有尊嚴，而賣力打掃被老師看到的小隆，比較會被稱讚。於是，即使作弊一旦被發覺，會有難堪的下場，都還是值得一賭。因爲他的自我價值感，正來自於不停的贏取勝利！說穿了，他只不過是在貫徹自己這套價值系統罷了。」一面向呂老師說明，一面聽到自己心底也在小聲呢喃：唉，人性的核心部分，不也都來自於自己內心的價值系統嗎？每個人都想讓自己的存在更有意義，所以不管是虛榮心或是榮譽感，求表現或是貢獻社會，其間的差別，往往只在一線之間！

「小隆沒發現自己的真正價值，他沒有真正喜歡最本然的自己，小隆就是小隆，是獨一無二的小隆。然而人們總習慣從別人的接納中來證明自己的價值，很難找到欣賞自己的角度。他還是覺得考高分的小隆比考不好的小隆要來得可愛啊！」說得口沫橫飛的我，突然覺得小隆不正是自己的縮影嗎？

剛退伍時，自認爲最拿手的應考技巧竟沒幫我通過高考，我還能做什麼？如果褪去明星學校的外衣、學歷的包裝，我有什麼價值？年近三十，人前人後都像個有爲的青年，但內心卻找不到人生努力的方向；就算後半輩子工作穩定，奉公守法，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，我真正的價值又在那裡？

一週後剛好有事回學校一趟，順便麻煩呂老師找小隆來和我聊聊。只見他站得筆直，我笑著說：「又長高了，老師得仰頭才能跟你說話了。」沉默了半晌，我想，還是開門見山的讓他知道我的想法吧。「知道老師爲什麼找你？」他點點頭。

我當然免不了得說些自己當年也有不良行爲的爛帳，更暗自慶幸還好年少時曾不懂事，累積了不少「負面教材」。這時師生相對的畫面有點像美國電影的《心靈捕手》，只是沒有「It's not your fault.」的煽情對白。

「從表面上看，你一定覺得我過得很不錯，之前每天跟你們這群孩子混在一起，還有錢可賺。其實，老師在建中在臺大的那批同學才優秀，不是當醫生就是在科學園區上班，再不就是出國進修。不像現在的我，其實是閒閒在家當米蟲。說真的，老師有時也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那裡？不過，至少老師很會觀察人，很能瞭解別人的感受，老師也一直相信自己有這份能耐。所以，老師想告訴你：我從很早就欣賞到小隆的價值喔。當然這跟你努力掃地、球

技一流都有關，但最重要的，是你看我的眼神中有股良善。上學期時，我就會跟呂老師分享過了。即使現在知道你因一再作弊被記過了，此時此刻，我還是看得到你給我的那種感覺。」語畢，我們就這麼對望著近三十秒。

任憑小隆仍吸著快被地心引力揪出的鼻涕，然而盈眶的淚珠，卻已不聽使喚地劃過他力求平穩的面容。而我也不遑多讓，儘管內心激動莫名，臉上仍舊掛著標準的微笑。

「老師是過來人，知道你爲什麼在意分數，因爲我們認爲聰明人應該得高分，得高分活著才過癮！其實每個人天生就各有不同，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也有不一樣的狀況。能針對自己當下的變化，盡力做到百分之百的發揮，那才是最棒的！」我試圖以個人內心圓滿的價值，來顛覆在社會中既成的客觀標準。

「不知所爲何地追求滿分，不但不可能永遠達到，更會埋下自我挫敗的失落啊！生命中最寶貴的價值，並不在旁人的言語間，而是在你我自己身上，那可是最近但也是最難開採的寶礦喔！」這些對小隆說的話，又何嘗不是說給自己聽的。

半晌沒說話，我們只是怔怔地對望著。

「老師還是和從前一樣欣賞小隆！老師對自己的眼光，是很有信心的！」我和緩但堅定地說著。

其實，有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跟小隆所說的話，但每當我在人生低谷中感到有人還是相信我、還肯看重我時，我就相信了。

No matter what happened, I believe myself and love myself.

時機

安安終究還是被送出校園了。

他是少數讓我在「相處」不久後就判斷無法逃脫中輟命運的學生。看見舊同事們鬆了一口氣，並對我在離職前的「預言」直呼「真準！」之餘，心中真不知道該得意還是難過？

安安的頭腦不算差，但缺乏學習動機，程度低落到填寫犯錯後的自白書都錯字連篇，更找不到幾個通順的句子！

是缺少成就感嗎？安安不但自己蹺課逃學，還教唆同學一起欺負弱小，勒索打架、耍狠逞英雄，他在校園裡，鋒頭不可謂不健。

會因單親家庭背景而自卑嗎？但看他眉清目秀，衣著正常。上回過生日，父母爭先恐後送蛋糕、名牌球鞋、手機到教室的盛況，更是無人能比！說真的，屢次面對他，即使是觀念開通的老師也不禁搖搖頭。

我是少數幾個在他遇到麻煩時會主動尋求支援的教育人員。說真的，要不是職責所在，我愛他真的愛得很累，也愛得很勉強。幾次被我拖進輔導室，只爲了怕他連科任老師都打；遞給他數不清的衛生紙，總盼他真心的淚水能洗淨一切過錯。日復一日，安安的表现讓我真的體會到「成長」不易。我相信他的每一滴眼淚都是真心，但他的善變與善忘，也是同樣難以動搖。

望著他，就像看到新新人類潛藏的哀愁。這一代的孩子，不像父執輩們經歷戰爭的苦難、過著物質匱乏的生活；也不像我這一批即將接掌社會中堅的新人類，必需承受形式主義下的填鴨升學，接受不是進名校掌管全世界，就是到放牛班放棄人生的荒謬二分法。然而衆人眼中再幸福不過的這一代爲什麼還這麼空虛？問題到底出在那裡？難道他們還欠缺什麼嗎？

麻煩惹多了，高頭大馬、江湖味重的老爸終究得來學校。和中氣十足的安爸談了幾次，我能體會他的無奈，但在聽完安爸是如何「費心」地管教安安後，腦海卻也浮現安安不只一次被抓得剩條內褲，在住家附近的街上狂奔，只爲了躲他老爸皮鞭的畫面。

安安在學校闖了禍，得接受記過懲處，藏鏡人般的老媽立刻放話找夠力的「後台」；安爸若在校外得罪了道上兄弟，老爸也都會賣老臉擺平。（或許是肯定我對其小犬的照顧吧，安爸也會向我再三保證：只要我在松山一帶碰上「麻煩」，可以儘管報他名字！）安爸安媽的這些「付出」，遠遠超過一般大人表面的關心問候。望著他們的賣力奔走，不得不讓人佩服他們爲安安所做的犧牲。

爲了安安學好，安爸對他並非沒有管教！也並非沒有紀律的要求！爲了替安安脫罪或尋求特權，安家兩老所付出的愛也不算少。那爲什麼安安的問題還是像雪球般地越滾越大呢？

《心靈地圖》的作者派克（Scott Peck）提到「紀律」是解決人生難題的最主要工具，能積極面對痛苦，就能把握隨問題而來的成長機會。而能落實紀律背後的原動力則是「愛」。

派克提到的紀律，包括「不逞一時之快、承擔責任、忠於真相與保持平衡」。他對愛的定義，則是「爲滋養個人和他人心靈成長而擴充自我的意願」。我常想：不只安爸，對所有爲人父母者而言，這些都不容易完全做到。但有些孩子還不是在父母的努力下，跌跌撞撞長大了嘛！

「紀律」與「愛」或許很難全備，但我發現更重要的關鍵在於「時機」的恰當與否？安會發展出這樣的人生，原因很多也很複雜，但能確定的部分是：安安受到「紀律要求」與「愛心關懷」的「時機」恰恰放反了！在危機當頭的管教，往往使孩子受的傷更重；在轉機乍現時的庇護，卻又讓孩子錯失從中思考學習的機會。

孩子是種奇怪的生物，多管幾句就嫌父母煩；等大人真的不想再管了，他們卻又一個勁地裝酷，自怨自艾沒人愛。反正，永遠是別人對不起他們就對了。這種既不要人管又老是覺

得自己沒人關心的日子過久了，就會變成沒人敢接近的古怪獨行俠，最後恐怕連自己都會看自己不順眼，走上自我放棄的不歸路。

如果我們這些過來人，真的還願意關心這群稚嫩又奇怪的生物，是絕不會放任他們不管的。只是請每一個大人在付出愛心，或「出言」或「出手」管教的同時，能不能先想想這些對孩子的要求，是爲了自己面子問題、情緒發洩，還是真的單單就爲了孩子成長？也許，這能幫助我們懂得分辨「時機」，幫孩子們化危機爲轉機！